

諸卷文飯小品目次

卷三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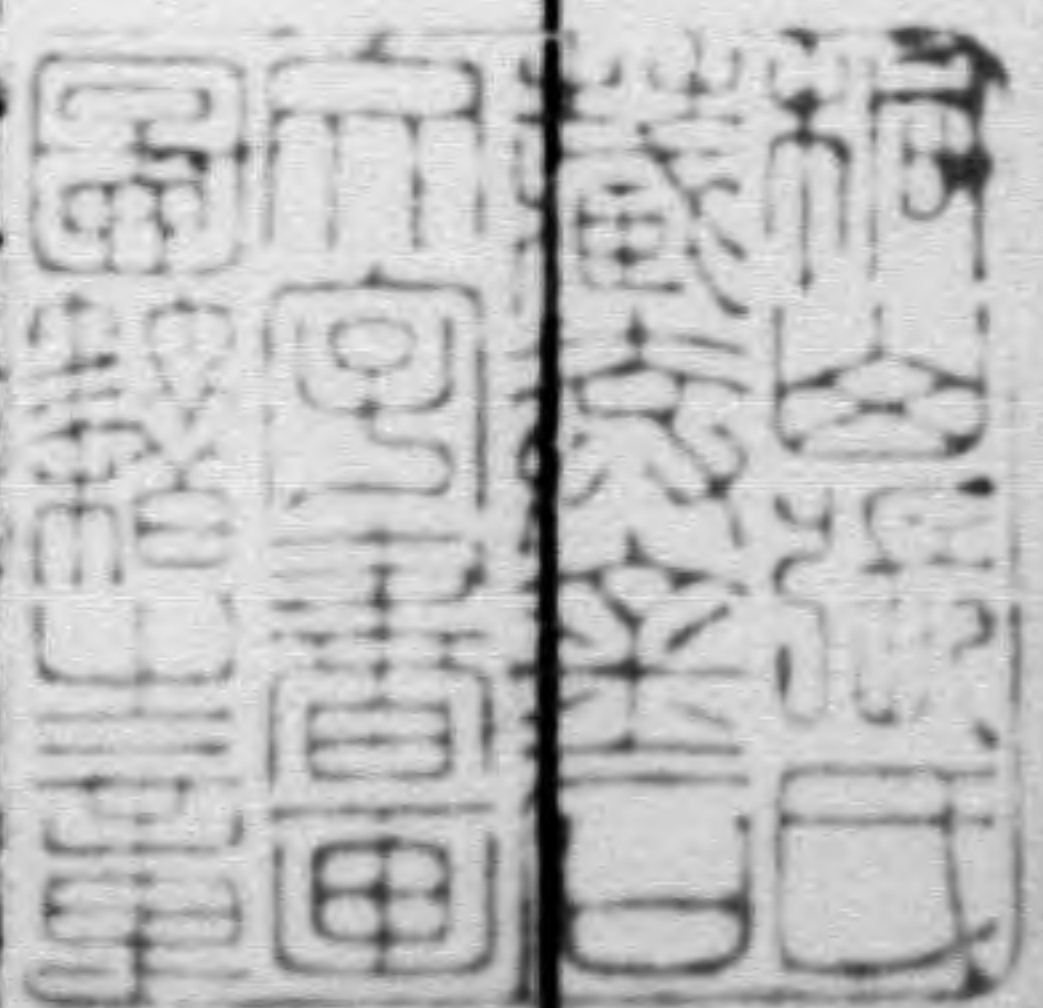
游西山諸名勝記

游滿井記

游攝山記

再游靈谷寺看松記

三登燕子磯記



遊者文會小品 目錄
登龍山記

舊游采石記

上君山記

游廣陵講勝記

再上虎丘記

游慧錫兩山記

泛太湖游洞庭兩山記

游焦山記

游敬亭山記

游九華山記

游杭州諸勝記

先後游吾越諸勝記

瑞安仙岩記

歷小洋記

游天台記

鴈蕩記

游五渡記

謹菴文飯小品卷之三

山陰王思任季重父著

孫王田錫莘伯父較

記 游覽

游西山諸名勝記

予讀書罕山松寺手王辰玉游記躍躍然起計蠟屐
裹糧非十金不可客僧有東明者請前驅諸山寺皆
可主吾能以蘇秦縱橫第攜詩韻往無他慮矣筮吉

董玄宰曰
吾鄉馮時
可足跡所
到皆有文
章至王辰
玉議論多

于敘事矣
今梓使君
記又山水
中之董狐
也

拔足邀同漏師仲容兄大然主僧月川爲汗漫之游
亦復少有所醪二園丁肩襍蓋二童子職瓢觚從下
庄買驢蹄僅入三人互爲政遜兩僧麾手謝仲容曰
長老慣行脚不須驢矣大然笑曰焉知不騎驢覓驢
哉仲容袖莊列大然袖天台止觀予袖山海水經每
五里一息坐劉家岡上望杏花桃李不啻石園錦障
翠微縹緲可據而有也數里至雲會寺先之以東公
繼之以月公寺主果出以夷通夷言笑晬然午餐甚

北直

設且止之宿謝去日晡至玉泉其山洞者兩入華嚴
寺苦矣主出抄化驢解去而予以百緡謀栖立東公
之枝見矣逢一沙彌導入大士菴可夜飯不供而蔬
餅草草亦不餒明旭下望湖亭看湖湖名裂帛瀑布
在裂帛以拖名亦致其水珠珠然輪輪然但吐泉
作此則內相家風耳泉達湖漸廣漸澄可照客
綠披石斷清泚可愛顧安所得酒有角巾遙
是巢必大仲容目短大然曰是是果巢必

大也。則闕喚之。必大曰。王季重哉。何至此。入山見似人而喜也。至則共執其臂。索酒食。如兵番子得賊者。必大叫曰。無桔。我有有有耳。語其僮。速速必大。予社友。十六歲。戊子鄉薦。尊公先生。有水田十頃。在甕山。構居積穀。若眉塢。可擾不二時。酒至。酒且蕙。肉有金蹄。有膾。有小魚鱗鱗。有傅飪。有南筍。舊芥。橄蘭頭。豉醬。稱是。就堤作竈。折枯作火。揮拳歌舞。餅之罄矣。必大張其說曰。吾有內醞。萬甕可淹。殺公等許許。三狂

二秃何足難。邀往便往。刑一雞。摘蔬求豕。庄婦村中。俏也。亟庖治。又有棋局。一宵千古。明日看功德寺木球禪師所肇也。為累。朝謁。陵。天子駐蹕之所。

無他妙。只老松古栢。農來賜陰。蛙語部傳而已。勒必大。西借不可。第以所為。內醞者。贈兩盞。別走花村者。十一。至子菴。憩茗者。三。取次得臥佛寺。寺有佛銅臥。有西域娑羅樹。蔽牛喧。雀泉不甚潺。東公力入尋僧。勉得飽。沃月公前走香山。日云夕矣。坐其石橋池泓。

藻可研其
才同賦海
至其經緯
清詳雜以
諧趣雖不
身後亦覺
西山諸勝
悉歸傾盼

之中

孫培馮選

巖

文漪朱鯉數十頭。驗驗喁喁。則堂堂策策之習。且信也。陟來青軒。借宿軒主。授餐甚次。第明日憑檻觀之。西山爽氣。果鍾于此。來青者。肅皇帝所命也。聰明莫過信哉。軒主賢。必欲陪碧雲走寺。洞萬外。一橋虹。亘佛宇。輝麗僧舍。潔清暨塗。追琢已無餘巧。以山論之。香山似金碧雲似焦。香山可游。碧雲可隱。香山可酒。碧雲可茶。兩寺長俱大奉。變妻肥酒。逃客自兀。其典坐僧。以緒餘素客。然亦叨紫清玉闕之福矣。泉遶

僧林淨不容。塵而予。新熟其間。香山軒主實從諛之。次日覓洪光寺。十九盤石磴也。喘極視極。磷磷齒齒。登登憩憩。看鬼斧劈天。五丁鑿嶂。皆大瑞關。金錢幾百萬。萬謀其埋骨。受羹之壘。佛前而身後之。以僧為子孫。以寺為家。不講堪輿。不問孤旺。一作百作互相。詡賽蠻強。歪扭而共為之者。可笑亦可喜也。寺之上。又有弘教。亦正肯構。有瑞監督。見斯文來。肅起。邀坐。甚拱名曰擺飯。予三人勉就之。二長老守其苾芻。俱

飽適下中峯菴日合半規矣劉百世向以此驕稚我
與僧話及得盛欵醜尚餘斗菴當兩寺中視遠更瀆
漾盡石所砌無一土塵白月空行高天如洗兩水洞
聲清落談至午夜方寢夢寒境杳神情開滌此西山
絕勝處也翠巖在右亦雄踞有桐數章有精舍數級
惡少奪爲書室毒僧不已一日刷其祠火其舍逃去
此亦吾儒之過也從晏公祠下他中貴祠佛十九祠
道十一而晏長侍獨祠古帝王賢聖諸大儒其門曰

道統孰謂此輩無鬚眉哉循樵徑而西覓清涼寺佛
已露坐里許得秘魔崖是盧師晏坐處崖下桑乾河
故道也師從南來祝曰船止則止因止于崖二童子
曰大青小青者龍也願侍左右能乘雲行雨今涸矣
礫矣止有石面一尺栢不痒不苑五臺亦有秘魔崖
不知誰述作西之走涸礫中二里飯于龍泉菴陟平
步寺寺恢闔壯偉憲宗幸寺見金剛面黑笑曰火
裏金剛一夕煨煨異哉上有寶珠洞何以珠曰夜夜

有珠光照巖、惑其事耳。去之游嘉禧寺、地阜林深、土
甘水澹、朱碧一同、映隱黑翠之內、其看家樓三層、石
峻、寺僧食其力、素封、向苦斬關之盜、一警則要者、扇
樓守其寶物、而隣寺福田亦然。寺主清寥、秀冷雅特、
骨見衣表、向曾乞予一聯、見予到、快極、延入精舍、款
之、次早來省、則延入其虛白堂、看蘇黃等蹟、關荆等
畫、皆吳閶門頭、哄物也。仲容大然俱好好、吾亦與之
爲好好、顧明憲淨几、文魚巧鳥、竹妮妮數十竿、引山

透戶下、苔藻芷菰、高榆深柳、架上古書亦稍備、此
僧殊不俗、俄而內灸大供、烹經、臭鼈、出米汁幾種、皆
行家。不知其解、蓋去皇姑寺里許、一請而至也。皇姑
寺、英宗所建、征也。先之役、有呂尼者不可、上怒
其不利、叱力士交極、乃示化、後蒙塵時、尼數見、獻其
餅餌、居南宮、尼又見、復辟後、詔起保明寺、祀尼、肉
身跌坐、今其徒繁衍數百、玄髮緇袍、皆以色市。長安
貴人往往以爲異、味染指、染指者所事齟齬、須出其

騰下則亡咎、價甚翔、倍於名伎、老尼更滑于搗奉、
詔宦者門之、僧不許入、然而別有紐會、清寥則力能
得之者也、仲容心語曰、賊禿、大然曰、侍立小童足矣、
何必再徘徊三日、望姑寺無導師、盈盈脉脉也、清寥
更出青騾白馬、資我輩西游、至磨石口承恩寺、東明
之士著也、主萬菴、是剃頭衛玠代、光宗捨佛者、宮
梵若忉利、飲食器用不移而具、萬菴與予象戲、仲容
曰、子目不及棋、敗矣、果然、戒律甚謹、酒肉不至、院中

羅漢松如幕覆、鬱乎蒼蒼也、留此者二宿、思公子今
未敢言、則以帝釋故、去十三里至淨德寺、寺僧本寧
韶、令妥妙、似家有長子、然其生也、與予同物、周旋愛
敬、使予不可堪、一樓百尺、亦用備武者、望渾河一帶
渺渺、索予扁、爲題雲鏡二字、頃之村酷饒餽、有魚二
尺者、三頭爲煤、窑戶所登、不解食而私之、窑主卽寺
僧也、人生口腹緣如此、又二宿而游、所謂壽雲菴者、
詰曲僻處、櫻桃林迷綠、止有絲水豁豁、飛花歌鳥、一

少僧出迓新供甚腆若豫待者則寧公有庄戶勅之耳西山小菴皆附庸於大寺隻語片字其應如響素所約束也此地菓實甚秀秋清仍當再訪僧乞予對予題曰重陰亂綠不分樹暗水流花但有聲別之去穿雲破石至龍恩寺古樹老藤妙有泉瀑雖不甚飛怒而綏綏續續亦北壑中之活流矣寺主留供寧公又遣使至大會具主禮大會亦大嗜卜藏之所左于寺其佛無殿有室精塗過香碧其院落廣四畝皆玉

石所方者此石產于大石窩惟朝中墀路可得十驟可曳一丈不知費幾許白錙纔構此夜坐時月來射石如水其淨如拭僧不畜一畜一帚也予謂同行此地只宜打滾宜蹴丸宜拳棒宜放炮仗宜摸蝦兒宜抽陀螺宜勒空鐘尤宜踢毬子大然掃之曰弟即不言叅禪作文字予曰正作文字叅禪多一想也仲容曰佞哉寧公復以魚酒餉住此愛此者凡兩日仍過淨德別寧公復為我資足力渡河四十里西南至戒壇

寺曰萬壽松有數百年者二本壇中榜選佛場列戒
神千許皆戎裝獐塑恐懼相香燈迥異頌自內府僧
亦內容疑我爲施主也飯竟上西徑雲片襲衣裙歷
巖洞者甚恠其乳石皆龍魚之貌所說麗涓洞孫臏
洞實無攷二子同師鬼谷在扶風何以洞此意者房
山有武子墓因洞之而亦以洞涓耶馬陵在魏地亦
不確甞勉上極樂峯是京西出城時所望見蔚藍方
插者乎俯視渾河如線遠予憬然有胡兒牧馬之思

焉第戒壇以浴佛日盛游人萬萬而葦棚蛆伎遍山
闌入龜者執鞭驅之棍狗醉闕挂褙磨淫云是元俗
公主捨身穢此勝場司土者何不置之重典山游不
幸决意取徑歸走潭柘寺是華嚴師建前時潭龍欲
來聽法苦不得見山神教龍師怒則着相天龍鬼神
可以見之乃作踐一盂飯師果怒龍得見之作禮具
言師爲說法龍得度去許施其宅一夕風雨潭平地
湧兩鴨吻出今在殿角云龍皆怒起或謂是耶柘則

亭覆者一枯而不朽。龍子化爲青蛇，恒來舐僧臂。黃連樹下有白石佛座，示苦相。元妙嚴公主拜經磚，膝痕猶在。遂老于此，捨身者是其姊妹耶？非耶？然予所喜者，虛閣松濤，斷崖石雨，冷烟鐘滯，古洞藤纏，一宿萬空。賒游今遂，亦可以自慰矣。寺僧言雀兒菴幽險，可卽寺去此五里，而仲容不力矣。賦歸去矣。歸則渡渾，至石景山，有骨無膚，銳鑿已遍。元君崩，道士出茶餅相勞，感逾陳蔡之困。最上金閣北望渾河，夷界所

飛至也。東望

帝京中華一界耳。

神宗視河時云。

此河甚狹。如此洶湧，則黃河了不得也。大哉。王言有其魚之想，而三輔臣只奏分黃導淮事，智遂不及夷夏。若有一个臣如此，回經上庄土家數十，花事爛斑，蜂喧蝶舞，口稱王相公來，王相公來，一盃水相勞。至承平年，寺則僧素菴，拉入王戚畹，賜庄看貼梗海。安知恩繡谷者，取酒肉同游，拂塵甚歡。賜去靈福寺。許街鼓動，而五人踏月還罕山。

松龕一士曰天下名山寺領之天下名寺僧領之天下名僧勢與利領之官曰游士曰撞天下僧皆勢利而京西更甚其相遇時面目有迎拒焉其相揖時肱脅有敬肆焉其相飯時煩簡有器數焉凡縉紳游取儀部一檄勅皂隸和尚先期往如會同館符發處處皆應矣傷哉士也飽時飽殺餓時餓死卽至其處有名勝僧不語也有精舍僧不止也游何容易士何可游師行而糧食不給師潰矣予與仲容大然嗚游之力哉

游滿井記

盡西山之敦化賚十金而猶餘九金返則東明月川京師渴處得水便歡安定門外五里有滿井初春士女雲集予與吳友張度往觀之一亭函井其規五尺四窪而中滿故名滿之貌泉突突起如珠貫貫然如蟹眼睜睜然又如魚沫吐吐然藤蒼草翳資其濕游人自中貴外貴以下巾者帽者擔者負者席草而坐

壺丘子曰人之游也

觀其所見

或之所也

或之所也

或之所也

者引頸勾肩履相錯者。語言嘈雜賣飲食者。邀訶好
 火燒好酒好大飯好果子。貴有貴供賤有賤當勢者。
 近弱者遠。霍家奴驅逐態甚焰。有父子對酌夫婦勸
 酬者。有高髻雲鬟覓鞋尋珥者。又有醉罵潑怒生事
 禍人而厥天陪乞者。傳聞昔年有婦卽此坐蓐各老
 嫗解襦以帷者。萬目睽睽一握爲笑。而予所目擊則
 有軟不壓驢厥天扶掖而去者。又有脚子抽登復墮
 仰天醜露者。更有喇唬恣橫強取人衣物或押人妻
 如聞破琴
 如聆驟雨
 似人聽不
 近日賞不

心
 門人翁滌

女又有從傍不平鬪毆血流折傷至死者。一國狂惑
 予與張友買酌葦葢之下看盡把戲乃還

游攝山記

天都太學鄭于榮文且俠。予以南比部待考于榮數
 過。握槊飲。招同山人柳陳父。門生曹元甫。姻友俞際
 虞。游棲霞卽攝山也。山有藥草可攝生得名。出玄武
 堤四十五里。竭蹶屨且倦。鄭供未至。舊子民采石秦
 符二姓偶遭之。亟以壺榼餉。得其濟矣。謁佛後訪江

總持碑不可得。看銀杏二株，氣勢摩漢千餘年物也。殿亦偉麗，摩自鳴鐘，香僧侈其事，陟千佛嶺而鄭使至，得縱飲其上，醉甚，宿于方丈。際虞侶之同起看月，正在殿題間，明日取峯頂，繇澗道入，楊少宰有响巉碑，予年友范長白特爲紀其事，所謂天開巖者勝絕。飲珍珠泉，一步一喘，一喘一坐，而得中峯，高四百丈，關帝菴其上，一童銳耳，四天雲末黑如豆粒者，吳婁松三江中之山，即有扇一方對瓜步之石帆，即龍馬。

奔騰如陣，排甲卸而一凝，然受拜者，其鍾山耶菴僧固求楮帖，予已酣極爲之大書千頃，泓然常供佛萬山，疲極爲勤，王投筆而起，至寺則鄭使移尊，襍于蒼麓上人房矣。其樓倚青玉之壁，松濤鳥弄，流泉在其戶下，勝不可言。陳父言秋闈租此者，一日三金，予曰：三金而買一日，有此賤日哉。元甫曰：吾將鬻身削髮，住此間矣。于榮曰：何至乃爾。約異日再游歸。

再游靈谷寺看松記

錢靖符曰
波斯胡視
靈方有碧
睛吾得從
先生杖屨
領畧游
從此不費
不洗矣

予見松多矣。卽無如靈谷靈谷松。如待試者。有老禿。有偃僂。有髯壯。有童子。有瘦長子。以千萬計。高皇帝弓劍鄰于鉢杖。百里內林藪。詔毋斧。故多老。其天年。予比部時。與寅知數過。月旦在天界之上。予中廢將四十年。復起繕部。携友同兒往訪之。則禿者盡。偃者枯。壯者老。童者壯。瘦者肥。悍已擊斗繡天矣。仍從第一禪門入。自愿以趾代輿。顧寒風襲袂。每悵不帶竒溫。命兒擇勝。得松呼澗笑。芳草萋萋處。布席具。

餐奕者。奕握槊者。握槊投瓊者。投瓊把卷者。把卷藏鈎者。藏鈎勝事也。卽此勝地。亦不語人。待解者認續。若入功阿耨水。遷誌墓。無梁殿。皆六朝烟草中舊跡。前人紀之已悉。至琵琶街一響谷。加磚耳。何所傳靈。吾鄉南明山。踏之鈎鈎然。堂堂然。金之則金也。革之則革也。絲之則絲也。人舌詎有定乎。右方丈望鍾阜。翠倩可憐。栢松檜竹。苔毛蘚髮。俱可蔭人。誓絕塵世。第孝陵鹿。每窺僧飯。不止日攘。予默想欲合全鹿。

讀春文錄小品 卷三 十四 南直
九。只。須。此。中。胖。和。尚。數。體。命。諸。兒。得。借。一。間。受。用。不
盡也。

三登燕子磯記

萬曆乙巳冬同春年友唐存憶招予共謝在杭游燕
磯出觀音門入清江道院少憩繇關帝祠右上水
雲亭榜曰天空海濶湛甘泉先生筆也數級而上肅
帝則氣吞江表矣又上之爲磯頂其亭曰俯江予與
在杭飲奕存憶以大兒觥勸負者今崇禎癸酉在杭

久化去存憶爲憲長而予仍復爲小司空偶攝城垣
董脩至此例有官餐予命之設於磯上邂逅道院之
塾師拉其對飲此人殊憤憤每江帆一過予引一巨
祝其平安亦一樂也予解江州之節已卯游邗返經
過其下磯石齒齒一老漁向予言二十年前磯穴中
有十丈者百千丈至萬丈者水湧迷舟一觸卽苦今
皆沙淤平善不復慮也何以名燕子曰羣石飛動紫
領黑體如燕子然老漁豈欺我哉復市魚覓醴至亭

頂同友生吳竟宇、田遠度、阮周生、或奕或投、瓊毫無
官守之顧、得遂逍遙之情、較昔年之樂、更倍、臨別辭
帝似甚不能忘情者、帝曰：將子無死、尚復能來。

登龍山記

萬曆癸卯九月九日、當塗令王思任、棘閣題解事竣、
還官、拉同廣文、新昌劉幹正、秦州李廷芳、無錫浦蒙
泰、至龍山登高、尋孟嘉落帽處、記孫盛之雅、嘲喜參
軍之卽答、述蘇軾之補文、食茱萸、長壽之餅、飲菊花

吳竟宇曰
又作一體
按幅單行
皆是九明

古鼎七寶
數絲

去疾之酒、霞天有雁返、照澄江、新月空飛、千山呈瑞、
數千年後、續相孟作披襟之樂、勒名崖下、

舊游采石記

予補令當塗、翰編孫淇澳、邂逅稱賀、予曰：衝途牛馬、
也、何賀、淇澳曰：賀年兄得采石、石言曾汎舟其下、長江
於此、清明月於此、正異哉、玄珠象罔得之乎、比至則
鎮有紳、拂塵于太白祠、肅後、心謂先生、着宮錦袍、騎
鯨捉月、翰編所羨擬者、此間哉、是時臘望、霜空九天、

練澄碧、杳漁火、孤寒予。此來為先生洗明月也。而先
 已得采江之月。新令體嚴從者不語且別去。纔服官
 而屯田使者至。未幾上江使者至矣。未幾督撫予寧
 至矣。未幾吏垣長至矣。人人督郵時時負弩。翰編賀
 我者耶。支吾四應訖。二三友生觴我於燃犀亭上。是
 溫嶠心動處也。頰首一窺。惴惴慄慄。老鵲悲鳴。而予
 識采江之險上之則剛矣。云常開平首登此。戰鼓轟
 接。開平大呼。從舟頭一躍透起二丈。予于此得采江

之壯。又上之望東西二梁。若文君黛者。蛾眉亭也。而
 予于此受采江之秀。他日鬱孤黃儀部庭筭至。飲游
 憩于老松之下。清風徐徐。俱千百年物。一松一壘。而
 予于此得采江之松。弱侯焦太史以丈洲之役。勞我
 於牛渚之間。值明霞寶綺。秋水長天。倒映蛟龍之窟。
 煜煜然而予于此得采江之霞。兵使者來迎之不至。
 滂沱晦塞。幾于縣官無火。而予于此知采江之烟雨。
 某子甲爭山爭畝界爭命。公事信宿。輒向李先生對

飲明晨憑檻一魚跳擲首尾卷然銀晃雪團仇巡簡
勅漁且待價庖子得之生平鮮旨而予于此得采江
之鱗魚送直指出江暴風突起驚濤拍岸予寄命一
箬舸直指以手麾謝其所乘餘皇顛播亦失色一物
騰入予舟匪龜匪豕匪鹿匪鱗儼然渥洼駒也舟人
膽碎予且矯情鎮之僥倖至祠下焚一楮別之而予
得采江之驛馬踰三十五年再起樵于湖事竣返棹
至磯下則山皜松黑李思訓輩畫瓊島雪峯定不見
此而予于此得采江之雪此又皆翰編之所不及見
者也

外史氏曰塵之裏人久矣有終身不見山水者有終
其身。在山水而不見山水者若予今姑孰至采石有
一息之偷卽采石也青蓮先生捉月去是譚語然以
不了之明月償有盡之幻軀對頭亦大矣而予幾十
年得依先生于采石孫翰編賀我可賀也

上君山記

山以春申君得名

陳眉公曰
使君相山
又復相人
山有通法
人有通情
不許冷眼
着毒也東
結數言如
王實甫代
張君瑞陳
說年籍者
余爲老醋
鬚矣

南龍盡於江陰予疑君山所止乘鐸雲間以送試事
特往察之下關不鎖去海洋洋朝對沙馱亦無情面
人子須知詎郭璞哉會朱青浦惕菴熊上海南石醜
其以游石老松長風疎日美天籟徐鳴遙睇三山可
以綠翼飛至相與尋泉試茗隨几布棋吳中秀髦紅
綺蒞簪俱來探視璧人有幾汗香粉落予曰我師汝
者可與共學一揖卽行不通名氏祇剩夢思

游廣陵諸勝記

曰梅花嶺閣以何遜勝遜又因少陵之咏勝今官舍
官庖官酒官腔官便已耳吏皂履襪花不容開朝言
公事有花不日而予獨賞其臨池一帖魚牀侵岸水
鳥路入山烟此王子安語也不俗曰邗溝柳綠隋堤
風光漪媚葦荇芊眠亦自楚致然而不可方舟惟多
鱸店煎鱗燔豚甜濃惡醞令人苦趣而少婦翁不知
其解以我爲生憎也曰蜀岡不見蒙頂之茶亦不見
冰雪之井北邙蒿里政似小兒痘上加痘者人生只

合揚州死。何不學仙家。纍纍曰。迷樓。今作鑿鑿。固佳。卽仍其迷。亦自可。四寶帳。雖以亡國。然煬帝命名。俱文妙。只不合作官家耳。曰。九曲池。已湮沒。木蘭水調。至今淒切。則不審當年主何意也。曰。司徒廟。清明日。翠鬟朱顏。香燈鐘鼓。游人萬集。筵筭祈卜。至履錯簪。遺以予日所親。盡粉本也。揚州實無色。曰。法海寺。諸二。賴於此。跌博放風鳶。或拳勇飛星。或獸粧鬼扮。以悲嚇婦女。曰。大明寺。水晶亞於南冷。特袖吾鄉日鑄。

試之。亦覺清逸而已。晏元獻。憇此得句。無可奈何。花落去。苦不能聯。江都尉王琪。傍侍。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公卽薦辟館職。遂躋侍從。吾家有人。曰。平山堂。歐陽公所建者。看江南諸山。殊遠。暘適門人吳令。則孫登甫。檐具精腆。有二伎能。太平曲。人棄我取。盡。權沾醉。燃松呼鑰。而啓城闔。邦人亦有後至者。

再上虎丘記

西湖月上。得眠虎丘。日斜方醉。此兩家者。予之狎友。

也。天啓丙寅四月十七日宿其寺下。次日昧爽舟人括漏。一行人俱起。予約友生盥櫛。趁平日之氣往寺禮佛。一蘇不到。兩阜無僧。偶至點頭石上。信手一推。而石搖搖然。沈叔賢陸務滋以手按之。則其指似麻。麻辣者。銀鹿王端大叫石動。遂止。再推之。不可矣。叔賢吳人。云此常事。後詢之本地士紳。見未曾有。而予原說了。不異石意。叔賢好反駁。好爲姑蘇吐氣。言北寺塔高於報恩。務滋忤之。遂大怒。盛稱真娘墓之妙。云真娘當日色乃絕色。聲乃絕聲。技乃絕技。務滋又忤之。曰。兄聞之耶。見之耶。卽何不言墓乃絕墓。予曰。真娘墓果絕。有千人盤在可知也。叔賢悶然而一行人轟然。

游慧錫兩山記

越人自北歸。望見錫山。如見眷屬。其飛青天半。久暘而得漿也。然地下之漿。又慧泉首妙。居人皆蔣姓。市泉酒獨佳。有婦折閱。意閒態遠。予樂過之。買泥人。買

齒清歷
似有一酒
胡在內呼
之或出耳
孫田錫頌

帝雞買木虎。買蘭陵面具。買小刀戟。以貽兒輩。至其
酒出淨磁。許先嘗。論值予丐。列者清者。渠言燥點。擇
奉吃甜酒。尚可做人乎。冤家直得一死。沈丘壑曰。若
使文君當鑪。置相如何地也。入寺禮佛。後揖泉而酌
之。同上。慧顛望太湖茫茫然。銅墨之影亦在雲。鳧霞
雁之際。下則客肆具整。魚鮮肉旨。此維揚白下所不
敢望者。酒沃後。探愚谷園已廢。但其泉猶屢響。終不
若秦園之石盤骨潔。老樹丰稜也。西上錫山。看城內

萬室鱗次。繡膏錦水。真吳會一福壤也。浮圖初建。而
孫氏元出。再脩而華會。榜興則信乎有地脉哉。歸舟
則人士聯翩。笙歌絃索。如五色雲中。特聞琉璃霓羽。
恍然葉法喜。挈三郎與玉環。走月橋看廣陵燈事者。
不亦樂乎。不亦悅乎。

泛太湖游洞庭兩山記

余讀震澤編。慨然有七十二峯之想。已而手弇州太
函。歌卷諸游記。則神淫淫三萬六千頃。湖波際矣。前

步崔林曰
謂馬之賦
然有凌
去之氣讀

此記似朱

山綠藻游

水壺太

勝處原

高相火

有文有

道也舟州

先生恐亦

不得擅美

游者曰、非筍輿不可穿雲、非戕崙之編不可破巨浪、
 因借同年俞觀察一檝、而以橙黃橘綠之時、約友生
 李庭堅往、會庭堅曳州試、債業未竟、乃喚其弟澹湖
 又得友汪若水、陳少山、築酒羸糧、以癸丑十月乙酉
 從胥門發、十五里夜宿木瀆、漁火星綫、舟如孤驛、四
 人作吳俗鬪、百老戲、酒語清安、明日丙戌登靈巖山、
 山半借松碧、如裊繡書生危坐、不語、觀西施洞、犀牛
 石、醉羅漢石、俱無奇、眺吳王箭涇、一水邪射里許、甚

其勝遂使湖光山色日日來盟。要言不繁。山川卽文字耳。從右肩踰至法海寺。積葉封山。足音四響。飯於芝臺。上人之榭。萬木枝窻。秋聲蕩壑。意頗冷之。芝臺出唐畫。隨喜乃如來示寂圖也。廣三十尺。脩益之。寶相。福嚴。解脫自在。而一時天女龍神。悲顛皇惑。眉號口哆之態。俱無絲髮遺憾。可謂其歿也。哀矣。此北宋以前第一手。恐闢立本。趙千里輩不能辦也。乃登莫釐峯。看東山自西山飛下。崩洪穿度。相隔四十里。隱

隱馬跡蛛絲，兩山既共湖相望。而大姓時往來婚嫁，故兩山人相見，互稱爲東山親家、西山親家。云是時與澹湖指點龍砂也。日落半規，以其朱光飛躍，注射湖練，煜然萬丈，芒穎駒爛，不啻五金之在鎔。俄而西山化碧，又閃爲紫，予不能恻然莫釐峯矣。汪陳二生乃從岡上呼歸，勉去之。澹湖家卽山麓，因造訪之，獲綠橙百箇，放舟湖口，舉橙酌新月，飄天小波，穀纖乃令童子吹雙笛，而予踏石作四噫之歌，且爲羽聲以

晉人東也

起頌

和之。漁翁樵伯俱亂髮，走訝何許人哉。戊子解纜至白馬廟，欲問柳毅龍井事，而風抑不得便，乃吸酒喫之，舟如箕播，榜人力敵，至暮始抵西山後保。己丑觀林崖洞，是爲第九洞天，相傳吳王使靈威丈人探之，七日而不能窮，乃取禹書以出。天順中，徐武功秉斧深入，署隔凡二字而返。又云其底通陽羨，入三四里許，便聞呶啞聲，踏頂上，山河互爲浮湛，理不足多。但洞不受肩，而中多沮洳，作幽腐氣，吾所游貴奇正。

共曉又何取於洞洞矚矚耶。至於山骨鋒立，眉峭牙
 崿，萬譎千詭，若鼓洪濤，一空滌之，則玲瓏透漏，花石
 綱何必萬牛，羶裹哉。踰數十武，探暘谷洞，僅一蚌城
 耳。至王文恪所題丙洞，屏巖則天逗雲腰，泉淪石脚
 樹橫竹偃，櫻桃明燬時，翠禽啁啾，紫鴛產殼，大有袁
 廣漢北山圃意。山之前為靈佑觀，已蕪廢。問東園公
 隱地無有知者，惟東嶽廟前兩松蒼辣，擎舞可舒林
 屋，屈游之氣自此家家俱在。果實中透迤峯，逼而包

山榜出松若麻，栽望橙橘徧谿壑，間上下垂垂也。寺
 鐘在樓，被荔裳纏咽幽不可言。僧雖不韻，然談吐應
 酬皆春花秋實事。予謂茶僧果僧，猶勝鞋僧膏藥僧，
 及今所謂禪僧詩僧耳。飯於空翠閣，同訪毛公壇。壇
 故在隈曲中，八風藏納，五湖挹入。毛公不知何時人，
 於此得大還去，然亦不能竟有此壇也。吾何羨乎。坎
 離哉。是夜移尊寺橋，月氣冷浸，如束起五湖水，倒潑
 包山者。松木影寒，宿鳥翻撲，却似魚游荇藻中。而寺

寫得毛骨
 麗浙香不

可忍
孫圖錫頌

僧雪鶴能吳媮。則醉而嚮之。還宿空翠閣。簷頭星歷
歷如杯大。夢遶萬竹。醒來鼻作橙香。明日庚寅。謀上
縹緲峯。過沈氏墓。千尺松以百計。春臺夜壑。臥立之
間。感彼松下人。安得不為樂。峯去麓十里。予短袖與
澹湖少山先登。凡數十勇。乃克之。而弱水跋躓苦甚。
偶風色團天。五百里都為鼎氣。見兩舟如展絲之丸。
定而不動。良久。近山下。似雙鷺翔空也。一艸菴棲僧。
分指晉陵吳興。構李俱若天際一抹者。彷彿領畧之。

大抵縹緲峯乃洞庭山之元首。而諸山其肢體也。諸
山又似花瓣。而縹緲獨占其心。高突曠朗。若氣霽雲
斂。月孤雪壯。時不可不作此觀。獨恨呆峯至麓。無尺
蔭寸菁。可救暍死。宜乎陶周望樂不償苦矣。於是相
勉下憩於嚴氏之樓。村俗鼓音不絕。則魚至。謂之傍
新鮮。亟命僮徵酒。慰勞罷。相與酌烏砂泉。訪小龍嘴。
初入嘴。未之奇也。稍猿引而鼠通之。洞穴如蜂螭。如
鳥。如覆敦。如銅錡。壁廡石氣。雲乳秀媚。晶熒扣之。則

遊覽記

漁陽玉也。蓋西洞庭乃太湖石之家。而臨湖者戰粘天之浪。日受剔割。遇風則縣作於窟。大有佳境云。於是放舟銷夏灣。吳王之所逃暑也。昆明太液。又自爲一區。蒹葭蒼蒼。楊柳婀娜。浮瓜沉李之際。定覺冰壺十里。命榜人速走石公。諸山之捲太湖也。以舌而石公獨拒之。以齒。膽怒骨張。而石姥助之。子伯固於甘丈。珊瑚瀨上。太清一碧。斜曉萬里。湖波與公姥戲弄。撩而不鬪。乃涓涓流月。極力照人。若將翔而下者。李

生輩各雄飲大叫。川谷闐然。竟不知誰叫。誰答。吾昔山游。仙於瓊臺。今水游。仙於石公矣。因坐翠磯。走風弄。探雲梯。捫巖舍。人所題屏障。諸刻而返。宿明月灣。灣既全受月。而沙渚蘆花。映月發光。舟中之人。與百千鴈。分更而夢焉。辛卯飯於大龍嘴之下。嘴穴視小龍嘴。更怪。則有尸如者矣。奧如者矣。輪茵蟠竒。又如老樹之根。徽纒角距。不斷。凡石之道。以潤而尊。以瘦而雋。以空而靈。以活而壽。而是處兼得之。得之且賜。

若使米顛穴居於此。何如拜殺漣水城耶。於是上法喜菴。訪梁天監時三松。而路斗絕不可通。舟人以風利。嘖嘖言華山也。所謂綺里故居黃公泉者。俱從帆前。閱過入華山。則青嶂環迴。曲流徑繞。人家別有華胥。浮在水中。而實在山。藏在山中。而實在水。四五里聚落。錯繡成萬花之谷。望竹籬石堵。紅橋黃楫。家垂戶晃。將至寺二里。其松落落夾道。攫雲俱數百年物。不下千章。而寺之檉橋。益爛熳狼籍。翠羽丹苞之山。

無數金珠。火齊寺橋。傍紫葡萄。桃藤葉嫩。紅老白束縛。古木薜蘿。野葛強附。弱攀悉不辨。倫理寺僧蒼麓。剝橘烹泉。香風沸沸。仍落入楫。相贈富麗中幽逸。清美吾嘗欲攷此數日。祿命也。僭矣僭矣。大抵洞庭之山西。勝於東。而西之中。惟石公可游。花山可居。異日此言。當懸之吳門。不可添減一字。乃移舟看角菴。山境已絕。太湖若掬而瞰也。有茶花一本。蔭可畝餘。四季鮮發。云角里先生手植。予來時正英英。其欲吐紅顏。

舍寶是飛燕來期射鳥時。角里事附會不可知。但聞四老出商山。後卽入地肺。地肺者今之三茅山也。去銅官不百里。吾安知其不共採紫芝。買桂楫作雲水游哉。又數里探水月寺。名逸甚而寺不勝。卽紫雲泉亦一幫泥淖。不足寄陸羽思也。晚迺泊於韓村之湖。日大月黠。空滿天作青火色。放眼五百里。一斂而水天之白未盡。始覺西子湖匡小圍狹。須臾夜氣茫然。明月獨飛如大魚。縱壑者意冥宮老蛟幽魅。龜史鼉

人趙性

叅必且綃張珠宴。而一儉兵子以大炮轟之。震來砰

磕。可半晌許。遂皆血沸爲波。相與泣金翅公至矣。予於此際有雄心焉。不能不歌老驥伏櫪。壬辰從韓村入三里拔一危嶺。得西湖寺。廢關雲守。聞無半僧。雪鶴言有白香山一碑。撥蘇討之不可得。而所謂湖者。丈餘緝漱耳。湖旣登山。自應以少爲貴。出嶺隔眸。雲梢鳥背。有畫一區。是東湖也。而予足不能供日矣。乃下之資慶寺。橋勝壑勝。紅樹碧樟。老山秋滿。聲甕甕

不隨俯仰
又筆筆鬆

趣
門人徐咸

也識

誦。卷。文。餘。小品。卷。三。三十一。南直
然在空橐。是中橘柚已剪。衆鳥侏儻聚黨。詈僧且妬。
客至不得便。其檢拾巧。坐枝頭。又遷其語。怒客客聞。
命矣。茶罷去之。踰嶺而得天王寺。寺前松差遜花山。
然枇杷花香風數里。氤氳山椒樹祖。藤孫萬果彙集。
色味糾纏。僧寮碧窈。寺主九蓮。是解脫禪。能爲雅諛。
者。子謂此地極宜猿狖。相與一笑。肅入竹樓。酒我而
送之。湖濱乃探元暘洞。是時日在湖西。曳爲紫金大
錦。俄而珠棼火跳。化作九微之燈。漁歌樵唱。上下清

杳。俱以洞雲收之。因尋鎮賣橋。還舟別雪鶴。而宿於
龜山之下。癸巳乃遡波命榜。數檻邊丹峯碧巘。一一
在杖屨前也。是役也。邀震澤之靈。自入後保以來。風
日清美。船如天上。湖山之狀。朝莫五色。悉飽其變。且
夜夜明月。秦鏡透飛。而無有織雲浮穢。萬里寒流。濯
濯孤玉壺之魄。予蓋有游福者哉。向使石公之下。颶
毋封姨。再一鼓扇。今天際白濤。山呼海立。與石公作
昆陽一日之戰。予乃憑軾而觀之。則輪攻墨守。必更

有奇焉者。而惜乎未之遇也。然而造化之秘。豈不少愛予其貪隴蜀而無厭者耶。於是乎游有記而系之以論。

陳仲醇曰
吾老死此
地不能想
及月中說
段即是不
須再想

論曰太湖如月。洞庭諸山。睨之則月中之桂影也。予數時在東西兩枝。緣走穿弄。食其香而寢處其勝。亦人間之月游矣。更有美者。山與人世隔絕。另劃一天。四時有珍果琪花。令日月應接不暇。而在水中央。無虎豹。不若月明林黑。足不傾膽。且稻蟹魚鼈之為。

渚雖僻在塢中。頓頓鮮食。此則山居人所不敢望也。惟是峯筍不蠹。壑布不飛。渴燥坡陀。童枯墳起。非石公。崢崢其間。則吾未有樂焉。願請之於帝。而以巨靈。胡賞詔入台。蕩亂剪數十峯來。仍割其棄餘。泉瀑大小二十通。銀飛雪掛於花山。縹緲之上。一夜雨風。雞狂犬惑。則吾當變姓名。輿棺荷錘來此。作掃花使矣。而王介州方虞倭盜之及。不肯移家。嗟乎。倭固有數哉。而盜亦有道存焉矣。

孫淇澳曰
史記水經
皆大游客
也文章亦
大骨力近
日時可伯
穀輩杭人
撮泡茶耳
如我季重
此記另有
青藍自開
手眼不可
及也

游焦山記

海山多仙人。潤之山水。紫閣之門。楔也。故令則登之。不覺有凌雲之意。子瞻熟厚金山。而與言及焦。則以為不到。懷慚賦命窮薄。由是觀之心。不遠者。地亦自偏耳。丙申。予謁選北上。老親在舫。曾撮游之。僅一識面。偃蹇不親。已酉。以遷客翔京口。五月既望。會司馬莆田方伯文。晤我。買鮮蓄。肯約地友劉伯純。陳從訓。俱從。訓暑不出。而痒痒鞅鞅。徒以蘇秦縱橫。不能愿

待之。即乘長風。往一葉。欹播與拜。浪之魚。同出沒也。至岸。入普濟寺。伯文色始定。而伯純以為吾東家。焦殊不介介。暑氣既深。幽碧如浸。選綠雪。輕風之下。小飲之。各沾醉。眠僧几。澡罷。謁焦先生祠。庶幾所謂水清石白者。少微之星。兩光獨耀。而各以姓易山川。然嚴先生猶或出。或語先生三詔。罔聞一言。不授。蔡中郎玄默之贊。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耶。左行而得水。晶菴。梧竹翠流。潭空若永。昌之鏡。僧攜中泠水。燃竹

然而各秃
只京口間

自註

石鎚沸顧渚飲我水或不禁刀畫然雲乳濛濛芝童
 清侍聽好鳥一回何境界也山如驚伏而裙帶間妙
 有茸疇各秃宮於藤蘿之際且漁且耕而又且畋巡
 麓右迤入碧桃灣則疎楊搖曳里許青蒨與朱華映
 染半規山隱捫攀而至吸江亭望海門瓜步都作龍
 腥點帆歸鳥千嶂彩飛江淹詠日暮崦嵫谷者是矣
 乃從山背一探天吳歷數亭而憩之石筍鬪潮馴鷺
 不等而湍險震盪吾獨羨其威紆百疊愈取愈多枝

策歸僧堂梵鼓動矣伯純曰大月已到不宜閉飲問
 童子得櫻筍銀鱗又得文雉被跣而出歌於諸山第
 一峯前月精電激江波碎為練玦我欲呼老龜共語
 而伯文謂山鬼愁予伯純願兩脯之以作水陸供便
 思駕長虹而通沃洲也相與轟飲呼盧集杜句得月
 者贖坐至子夜而天風漸勁澎湃洶然江聲入僧室
 矣賈明子先鳥起領清芬之味人各鼯鼯也伯文搔
 首相詈王郎即有山水饒不須奔競爾爾予不能辨

也。尋會食探浮玉巖，一石橫出，摩藓讀昔人題石屏字。躋級登觀音閣，修篁琪樹蔽翳雪光，更有竹閣兩楹，買天半角，而金山斐疊其胸，此足當人主矣。又延踏而至一僧舍，竹盆酣染，衣袂俱作雲香，有巨石數十堆墮澗中，討瘞鶴銘已投江丈許，褰衣濡足，惘不可得。王辰玉昔曾判之，以為斷非逸少之筆，大都高人韻士，惟恐人知，焉見瘞鶴之字，不出蝸牛之廬，而必借美於換鵝之手耶？伯文領之以韻語相挑，再遣

徐亮生曰
判斷公道
金焦頓首
蘇舞喚起
何復又生
此人我心
不到

舟從沙戶市魚而奕於斷巖懸蔓之半，徘徊瞻顧，有不知玉壺清宇冷在何處者，試以金焦評之。金以巧勝，焦以拙勝，金為貴，公子焦似淡道人。金宜游，焦宜隱。金宜月，焦宜雨。金宜小，李將軍；焦則大米。金宜神，焦宜佛。金乃夏日之日，而焦則冬日之日也。伯純主駁，子腹中丘壑，舌上陽秋，誰為我金焦賂子左右足乎？乃喚兒觥，大笑飛觥，玉漁火初出，緩棹至餘皇，以不盡之瀝，中江而罄之。是夕月明如晝，微風不興，水

南直
天。一。片。人。語。杳。然。而。城。頭。漏。三。嚴。矣。此。大。江。流。日。夜。
客。心。悲。未。央。時。也。

游敬亭山記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不道宣城。不知言者之賞
心也。姑孰據江之上游。山魁而水怒。從青山討宛則
曲曲鏡灣吐雲蒸媚。山水秀而清矣。曾過響潭。鳥語
入流。兩壁互答。望敬亭絳霧浮。噫。令我杳然生翼。而
吏卒守之。不得動。既束帶竣謁事。乃以青鞋走眺之。

湯霍林曰
只是清到
骨底令人
看幾齋珎

一徑千繞。綠霞翳染。不知幾千萬竹樹。黨結寒陰。使
人骨面之血。皆為管碧。而向之所謂鳥啼鴛轉者。但
有茫然。竟不知聲在何處。厨人尾我。以一觴勞之。留
雲閣上。至此而又知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往還。造句
之精也。眺乎白乎。歸來乎。吾與爾凌丹梯。以接天語
也。日暮景收。峯濤沸亂。饑猿出啼。予慄然不能止。歸
卧舟中。夢登一大亭。有古栢一本。可五六人圍。高百
餘丈。世眼未覩。世想不及。峭嶠斗突。逼嵌其中。榜曰

敬亭又與予所游者異。嗚呼。晝夜相半。牛山短而蕉鹿長。回視靄空。間夢何在。乎游亦何在。乎又焉知予向者游之非夢。而夢之非游也。止可以壬寅四月記之爾。

游九華山記

予令姑孰。歲謁監司於秋浦。每吟老杜高山擁縣青。則願調青陽一尉。至玩華亭。每恨不夕得長。此亭足矣。壬寅六月。以課績往。而兄大然師漏仲容實來。乃

傳微初日
青陽有甚
好處經年
兄一品題
覺青在眼
前文自與

王道安闕
勝

訂門人張仲濠王中履共訪九子山。臂篆手鑣。約從侈醴。出青邑九華廟十五里。至西洪嶺。雲物作噩。各有敗意。而大然力呼。以為卽擿鐵。勿阻。俄而霽矣。見枕月一峯。秀矯天左。雲觀弼之。自此但有蓮花層臺。烟鬟亂堆。聚首而學。者命為九子。餘不勝問也。五里至石龍口。峭嶠漸迫。怪體幻來。十里至山西屯。則垂天之雲。倒立陰陽。失昏曉矣。乃飯於橋菴。過野梁下。有朱瑚石。骨席平。三十丈。流泉一派。如雪霞舒。走急

置酒上流。腹臥而味接之。吾家伯安先生賦九華瀨。流觴而縈紆。遺石盤於澗道者。豈樂此耶。去梁百步。望見懸瀑一通。馬上人肩岸。盡帶棲賢三峽。數里至湧泉亭。此雲石中仙醮也。數里至半霄亭。曩螺髻蟠糾。今弁甍洶武。如此行小仙橋。兩澗孤絕。至碧霄亭。而九十九峯次第招我。葛袂過大仙橋。僧童以簫管互迎。空山細響。鳥梵鳴泉。殊不惡。至望江亭。霧中楡曳一練。疇昔舟中所極目。碧靄者我今噓其間乎。

玄覽亭而江。晶山翠爭媚。舍規客有恹思矣。左折而下。抵化城寺。肅佛後簡一竹樓。憑之似翕碧苗。蒼中一鬚者。仲容方與中履。丁丁然闕局道。仲濠以爲如此。好山不看而擔糞溷。乃公爲大然。言此二人者亦九子坯也。乃飛犖轟劇而宿質。明謁太白祠。虎蹄新過。如爪坼。有胡僧以藤杖夜巡。虎來輒伏。禮地藏殿。隨喜其塔。老僧具云。至德初。王從新羅國卓錫於此。以堪輿理察之。此山獨小。圓直中立。似萬萼護包者。

佛所藏亦八風不襲人子更須知矣白蟻之事似若
 荒唐然青泥可食於傳有之子幼游盱江從姑有米
 脂二穴氣每臭人仙佛作戲不可以腐斷也第舍利
 妙光緣薄未覩差為闕事乃東上神光嶺望金剛尖
 山若戴幘東巖是金藏苦行處數轉而得龍頭石一
 巖險掛伯安手書周經偈在焉巖下則為舍身崖栗
 人膚股者也南折而入一禪室枯僧一人跌其中啖
 五釵松而已而所謂古仙鉢孟雲門天台繡壁聚講

內峯外峯皆以萬蘂卷揚共衛金藏之樞也自此而
 往猿居熊府啼嗥幽暗無樵迹矣子膽如瓠足如蘿
 欲卽窮之會直指有檄山靈又將脩郊因各賦數詩
 趨還大都九華之勝李供奉發明之矣山多作怪學
 人物獸鳥之形團結移換朝銳夕方遂令三百里之
 間神目駭笑然而身卽其顛俱疣附紈騰詭譎易厭
 昔人所謂可望而不可登者也寒碧秋凝集衆美而
 得大意者庶幾五溪橋上乎是役也所悵悵未游者

九子寺七布泉所未見者鉢囊花玉纓絡所見者石斑魚南天竹所聞者虎嘯克丁當所食者竹簞石芝得攜歸示人者仙掌扇金地茶

游杭州諸勝記 浙江

吳山頂極勝予嘗居三茅宮往眺之有古松老檜數十章前瞰海門後臨明聖大可生事山主索高價登下不力又大盜時至姑已之

言石峭斗壁蒼苔綠蘚雨後游之令我眉飛肉

舞右洞丁野鶴蛻存可以脩真亦可以飲酒

鳳山福院上石筍如排衙望大江入海晃晃然天峯秀拔其月巖一石圈鏡寺僧言中秋時月嵌於此不爽鎚銖

西湖之妙山光水影明媚相涵圖書天開倚花自照四時皆宜也然湧金門苦於官皂錢塘門苦僧苦客波門苦鬼勝在岳墳最勝在孤山與斷橋吾極不

家徽賈重樓架舫優喧粉笑勢利傳杯留門趨

入所喜者野航兩棹坐恰兩三隨處夷猶侶同鷗鷺
或柳堤魚酒或僧屋飯蔬可信可宿不過一二金而
輕移曲糵可盡兩湖之致

昭慶一市兩耳淨寺幽雲肥綠可愛佛宮及壯入其
中似我身小京北信宮皆竹建寺竹尊沿香經萬點
白鷗沙鳥往來飛啄酒家魚藕甚賤頗適游人黃貞
父寓園在右肩有石可剔而無泉可滌終不若寺門
境界之豁爽可坐也

